

孟子註疏

九之十一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註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
辨考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
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

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
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

之雖當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
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

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
則天為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

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者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務非
政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君子大居正

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言君子曠然則行時
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

說焉○註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叙
段三論語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

段三論語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子曰：怨慕也。言舜自怨遺也。

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敢怨。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于弟子旻天，秋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意，故曰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愷

愷無怨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用，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

愷愷然無憂哉？因以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萬章具陳其意耳。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我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儀，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食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

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心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其為憂，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

則向傳注師古曰：畎或作畝。則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耕廣五寸，耜為耦，一耦之代廣尺，深尺，謂之畎。不則而為一畝。

人之所欲也也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

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

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悅將見祥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

於父母為可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又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慕

慕也人少年少也又美好也不得於君失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

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絲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

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在位時尚慕

故言五十也疏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予於木舜見之矣口

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

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

乃號泣于旻天是何為而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

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

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

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

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

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亦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為

言拒之乃就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公

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

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

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想至於我何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

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想然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

父母意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

供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

何罪哉故自格責於己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至予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答禹章言舜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須以天下而遷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吾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皆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堯之憂。貴是人之所以皆欲者也。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為天子尚亦更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慕其少又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為仕則思慕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為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答其萬章之問。○註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註堯也。至不復見。○正義曰云堯典曰。登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二女丹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

子朱啓明帝曰吁。豈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胤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註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如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不詳。見者按晉莊公二十八羊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未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婦歸。生奚齊。其弟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註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文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為少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又安可乎。是則云文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註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困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乃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絲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萬章問

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

告也 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先咨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

焉則不得妻也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指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指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指階舜屣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

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尋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為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有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為己之功也牛羊父母倉

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

朕棊 干楛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祥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棊林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林象往入舜宮舜在林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 象見舜生在林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

曰唯茲臣庶汝其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汝舜見來而喜曰惟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念此臣庶汝故助我治事

知象之將殺已與何為好言順辭以持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好言順辭以持象也

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夏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

然則舜偽喜者與

詐偽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

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

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

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疏

萬章問曰至奚偽焉曰正義曰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三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介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卷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者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致怨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廩指物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廩反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掩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殺蓋而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象捕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

為之鄰君矣。註曰：鄰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強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床，以為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為謬，蓋鄰君者，咸我績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序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憶君故來此。迷怛，怛其顏而乃慙。恥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臣庶，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臣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為而不知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偽為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偽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校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之，團團然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為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嘆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校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為智者，有知於人，予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取偽以其方類難誣，固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心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為以舜為偽喜者，言舜不偽也。亦若校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註完治至為死矣。正義曰：云指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附之說通也。按史記云：舜既欲殺舜，使舜上塗廩，警瞽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警瞽又使舜穿井，為窟空傍出，舜既入深，警瞽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窟空傍出去，警瞽與象喜以為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數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警瞽，受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指階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警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以意喻，默然有自到之論可矣。註于捕戈戰也。至專也。正義曰：云于捕也者，按孔安國云：于捕也。周禮掌五均，五捕，鄭注：五捕，于捕也。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維鳴，或之擔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揅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

三鋒戰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戰也。論其則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彫弓一，彫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彫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棲床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其床則主木而言，棲則主棲，而書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註鄭子國之子，公孫僞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僞。公子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後而言，故稱為國僞。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

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於有庾，或有人以為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

之有庾，有庾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

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

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庾，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

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曰：象不

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家不得施教於其國，云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

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庾，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

之恩故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此之謂也

此常常以下皆尚書疏

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言此乃象疏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

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以殺舜為事

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象萬章曰

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其工於也放驩於崇山

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

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庠

之國則有庠之國中何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

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

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子國註尚書云其工象恭滔天

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商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

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摺雲氏之後為諸侯號

饗饗三危西裔蘇方命圮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

史記云其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也天下謂之渾沌者也鯀顛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怨心不隔痛怨但親愛之而已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有庠者是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使弟只為之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庠國之名號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庠不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

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按遺為之註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

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

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曰子弟子語

者諛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事舜其容有蹙踣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

安貌也故曰殆哉孟子曰否言不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

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上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

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

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

矣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猶率備也徧天下備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

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

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前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

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嘗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由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遺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

尊之至賢暇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

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

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齊采瞽

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采

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

疏

咸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於嚴

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咸丘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曰諛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為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蹙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諛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歸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為天子也堯與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乃殂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堯氣往為祖體魄殞為落大抵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日父母死曰考曰妣鄭註三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如舜既為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是則為二天子矣言日與王不可得而並也以其舜方攝堯行事未為天子故也咸丘蒙曰至非臣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則我既得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

莫非為王之土地，循土之濱，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舜父瞽瞍之非臣，是如之何？曰：是詩也。此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者，孟子又答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王臣也。以其無非為王事者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道，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道。其詩人之志，以己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為得詩人之辭。言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為然而不以己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

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本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養養然，悚懼齋莊，戰栗戰戰，亦信順之見舜以瞽為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社敬戰事也。允信若順也。註咸丘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按春秋咸丘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為弟子矣。○註書平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註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註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諷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註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萬章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

五

子曰否

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嘗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

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

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

命之乎

萬章言天有聲命與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

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

諸侯與之大夫肯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

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

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

之其事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

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

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

也天也二十八載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

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

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不決其罪故

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比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

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者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為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于萬章

與之

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子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
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
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
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
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
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為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
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
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不
能以天下與人。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
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慎微五典。納
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是民受之也。所
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然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
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
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
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

之者。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堯
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
堯帝既崩。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乃
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
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獄有未決者
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
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
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
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
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
與之人與之之謂也。○註。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
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也。孔安
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
天道。○註。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
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
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註。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
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眾也。又云。天
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萬章問曰。人有言
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問

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舜者舜薦禹於天十

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

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

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

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

也未久故也揚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

藏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

也曰命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仲尼無无

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居之德義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前廢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

伊值太甲能改過周言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

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之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堯外丙立二年仲士立四年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

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

反天子位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旅夏伊

尹之旅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

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疏萬章問曰

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

民之葬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崩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謏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它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蓋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耶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為之也人莫之為然而為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

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木甲或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木丁未立而喪，於是木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木丁子木甲立，木甲即位遂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木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從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商湯周文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者，蓋唐虞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其為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三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註：陽城箕山之頂，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駟註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註：木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替孟子之過也。註：丹朱，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堯無子，商均女，堯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

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孟子曰：否。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

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千駟，四匹馬也。雖多不一眴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使人以幣聘之，寫寫然曰：我何以湯之聘為哉？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聞

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寫寫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亦

吾身親見之哉惜反也三聘既至而後階然改本之計故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

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

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

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

者乎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

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去焉能洗我也歸潔於身不汚而已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

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

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疏萬章

至自亳○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

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孟子答之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

尊之國辭而樂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
 雖禡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匹之多
 亦且不暇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
 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
 之物往聘之伊尹且翼翼然自得而曰我何為以湯之幣聘
 是為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歐歐之中忽此以樂堯舜之
 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
 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歐歐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
 如使此君成湯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為堯舜之
 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
 之民哉於是又自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為先知以覺悟
 後知者也是使為先覺悟以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
 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
 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
 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已推而內之
 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而
 說之以伐身樂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己其身而能
 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辱身負鼎俎割烹之事以為正天下者
 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洞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
 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去以為爾焉能洗我哉但歸潔其

身而不汚已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
 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
 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
 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汚而要
 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
 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
 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註伊尹負鼎俎而干湯
 ○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為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
 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主道或曰伊尹處
 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學湯
 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駰三列
 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王者有去君專君
 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九九品圖畫其形
 是也○註有莘國名至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二十二
 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魏地又云魏國今榮陽縣
 是也云千駟四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孔安
 國註三千駟四千匹○註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
 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
 條朕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皆始也鳴條也在安邑之西又
 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亳止遷亳是則亳帝

魯之却也今去該都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

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然

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

之也

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

主我衛焉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子致也因于

路故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至此二

人是為義無無命者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

子為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適宋桓桓之故乃變更微服而

適宋司城貞子宋歸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陳侯周是時孔

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厄難何為主癰疽瘠環者也

吾聞觀近

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前主若孔子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

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手

疏

萬章問曰至孔子口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違節不違負信故孟子辨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

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孟子曰否至何以為孔子孟子

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環之妻與子路之妻

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至於我，則德之婦，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命，遂之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為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為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雝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至，彌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直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嘗此時也，孔子是道其厄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為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佞之臣耳，為凡人也，何得為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為守正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厄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況癰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右司空，遂廢為司城也。註癰疽之醫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註顏雝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雝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註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適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將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濬公。又案濬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子。濬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濬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濬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濬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臣。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人言百也矣自賣五殺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然好事

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百里奚虞人也晉人

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魏宮

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也為屈產也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

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

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為汙

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

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之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

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

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于秦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

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於汙

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疏萬章問曰至賢者

不肯為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為之乎正義曰

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

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章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

百里奚自賣五殺羊之皮於秦為人養牛以此而于秦繆公

為之相今信乃為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

乎孟子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

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魏國虞之大夫

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

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

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于秦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苟如是不

知以食牛為汙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

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

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

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
 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繆公而
 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及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
 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
 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
 尚亦不肯為自汙辱以汙身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
 乎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言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
 之忠臣也○註五殺羊皮○正義曰左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魏杜預曰荀
 息荀叔也屈產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史
 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勝於秦百
 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殺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
 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殺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
 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曰魏虞之表也號亡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者不可執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
 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諫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魏之
 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
 滅魏魏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百里奚事有史秦家

風俗通云車馬為秦相
 上作樂所貨游婦自言知
 音後琴阮為歌曰重車美
 五羊皮臨別贈真伏惟炊
 屨度今言黃志我為
 代唯難言屨度門也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
 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且三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

一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
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
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
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
者處邦相國無道則聖人易棄由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
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者皆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
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
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
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孟子及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敷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敷四蓋其

留意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怨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名夏姬之此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

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也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

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之

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

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漬未也不及炊避惡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

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五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已

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者之有殺

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

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智譬則巧也聖譬則

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

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

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

幾而不可及也大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疏

孟子曰伯

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

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

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

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

欲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

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

有立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為寬博變

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

速但讀米不及炊而局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

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

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夫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

國可以速則速故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久而未去則久

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

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

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

又曰伯夷之行爲聖人之清者也其不以物汚其已而成

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爲聖人之任者也其樂於自爲而

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爲聖人之和者也其不

以已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爲聖人之時者也

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知

則知不時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爲集其大成得純全之

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下惠三聖之道是爲大成

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

於清也併防名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

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下惠是皆上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下惠各承其時之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能集此三聖而為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絜已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為己任，方下惠之時，天下多繁已而異俗，而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同衆，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為大成者。誰謂伯夷伊尹下惠救時弊如此，可不謂為聖者耶？雖然，孟子取為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下惠但聖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時為言以謂時然則然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成。外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故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知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如金

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无隆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且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是其且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為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下惠也。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揔意而辨其始終條理也。而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註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也。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急儀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註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

祿也如之何

北宮騎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魯祿等差謂何

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

之所為故滅去典藉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危也略籠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

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

四等士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持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

子之得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視此也天子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得

祿得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得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

祿居於得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

七十里君十得祿得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君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畝祿焉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焉祿二分之一也耕者

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

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

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作吏

陳吏也北宮至為差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也

疏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

略也如之何者北宮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

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略也

者孟子答也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

度有妨於己之所為盡減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制也

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

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

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

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作侯於外以

其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

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

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

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侯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

以正眾者君也知道退而其道上達者婦也智足以帥人者

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

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編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

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

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

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

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

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

於伯故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

等如其德，不足以令端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鄉受地，視侯大夫受地，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鄉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鄉六命，其大夫四命，鄭注云：王之士三命，則元士者，得士也。蓋以六命之鄉，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鄉，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鄉，而鄉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鄉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鄉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為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為次國者也。君鄉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鄉大夫士之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鄉，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為小國者也。君鄉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以是為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人，中食六人，中次則食六人，下食五人，其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鄉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无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為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鄉，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鄉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而特言其鄉者，蓋鄉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率旱

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民之祿也。註詳卷也。至則其合也。正義曰。三諸侯欲恣行情。僣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錄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藉害已。而去司錄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略而答北宮錡之問也。云今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歟。註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禮典命職三。上公九命。為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是也。註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祿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略同也。天子方千里。此謂縣內以祿公。鄉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原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

通也。註視比也。至制也。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得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鄭註云。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說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思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札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以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也。周禮大司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二。是又鄭註本此而言也。云天子之鄉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註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

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註公侯之國為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為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為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三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鄉也立小國百三十二少鄉也若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殺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三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二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大國三鄉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鄉二鄉命於天子一鄉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三十七人小國三鄉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三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纂於大國下纂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禮雖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鄉之祿而已自鄉以下至於士其祿各相殺以一此鄉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鄉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鄉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鄉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註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又不同其說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農夫食八人中農夫食七人下農夫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衆寡此所

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坎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土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

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

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鄉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

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女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

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

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

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

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

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

年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

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

尚上也舜在歐敵之時竟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

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

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賢貴尊賢

其義一也

下敬上居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曰其義一也

疏

萬章問曰至其

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十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謂車問。孟子為朋友之道如何也。孟子曰。至扶也。孟子答之以謂不扶戴年長又不扶戴其貴勢。抑又不扶戴其兄弟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扶戴其勢而友之也。孟子曰。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魯邦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曰樂正襄。我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

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於亥唐之家亥唐言人則入則入則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為不取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亦能與之共天位也。又非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三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夫舜於往日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堯亦就副宮而饗舜所設更為之賓主然卒禘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錫者蓋堯為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敬

十一
上如舞之上見於堯故致堯為友是謂貴其貴用上敬下如
堯館于亂室故致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賢貴貴尊賢禮
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于有五人者左傳趙
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鬪居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
則未之詳口註妻父曰外舅○
正義曰此蓋妄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

孟子

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

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

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

孟子言其求交求已以道理其梅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

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棄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

曰

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用不

誨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

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

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閱然不知畏死者誨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

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

萬章下

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此今之諸侯而

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

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

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

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末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

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

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萬章

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

曰事道也

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事道矣獵

較也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儼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

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崇暴政

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為不敬故儼較以祭也

曰奚不去也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

曰為之兆也兆足

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

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

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行可翼可行道也魯鄉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翼可得困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

萬章下

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

疏

萬章問曰至公養之

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

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

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凡交接之際當執何心而交

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

卻之為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卻去之卻去之而不受

是為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

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答之言尊者賜已已乃問之

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

此是為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卻亦

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已之物其所取之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已心卻去而不受為取民之不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已以道理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至斯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交之其饒賜已也亦以

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又答之以爲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
 而取于貨昏然強暴爲不畏死者雖凡之衆民無有不慙惡
 之也如此者是不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
 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
 不辭也無佗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
 於今乃藉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爲之暴烈
 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謂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
 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禁人而奪
 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
 子以爲有王者作至而况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
 以爲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此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
 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改者也夫所謂
 非其所取而取之者是爲盜也如充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
 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爲盜者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
 者是爲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
 謂今之諸侯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
 罰薄稅斂爲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之
 諸侯猶禁也殊不知與禁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者異矣然
 則萬章之所問乃去此者是其繆也宜孟子答之此耳孔子

萬章下

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
 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尚可爲而况受其賜而乃爲不可
 也言此者但有道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
 爲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爲孔子之仕
 是欲行其道也事道矣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子既以欲行
 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
 之食供薄正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
 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故先且即薄書而正宗廟之祭器
 既欲正其祭器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薄正祭器所以獵較
 而供薄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薄正祭器且不
 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爲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
 以供之故又純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不去也萬章又
 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爲而
 不去而莫仕也曰爲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
 所以不去而且獵較者以其假爲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假
 獵較爲兆既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
 也如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不
 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孔子遂大
 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卻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魯之南屯地，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也。」以

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過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考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考公所謂食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考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萬章下

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註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坊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賢不畏死，凡氏罔弗慙。註云：殺人顯越人，於是取貨利，賢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註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註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考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如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寵不擇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

年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闕之木也。擊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闕之木也。擊

雅之也或曰折行夜所擊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

木也傳曰魯擊枋聞於邦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

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

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疏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子祿仕者不處大位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

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行其道

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

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益饜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

臣之喻故因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又不復叙之而獨繼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夕不

萬章下

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

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

貧是安所而宜之手言抱關擊枋者是也抱關擊枋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枋者枋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

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枋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

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

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

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註

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註傳曰魯擊枋問

於邪○正義曰已說在叙篇○註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史而料量平嘗為司職

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芻蕘者葭註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萬

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萬

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士窮而無祿君餽曰受

之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曰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禮賜橫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曰不敢也孟子曰士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

問何為加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

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

萬章下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曰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宮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悅賢不能舉又不能

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

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

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

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

之道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

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疏

萬章曰至尊賢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知賢之道舜之為上養

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不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之

萬章下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

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國不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其禮之而已蓋為諸侯諸

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

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

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受之乎曰

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受之是何

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君之於民固當

其窮之况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

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

孟子又答之以為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

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

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

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

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

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

餽之與曰繆公之子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於

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思以

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謁之時子思乃厲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此稽首再拜辭之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僕也僕子思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從此不珪觚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答之以為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禽瘦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厨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繼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鼎肉使已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頽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鼎肉有迫子思之頽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註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去君之喪未斂為寄公者是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下

義也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

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

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維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

曰庶人召之後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月往見何也

曰往役義也

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孟子曰庶

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而君之**曰為其多聞**

也為其賢也

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

而名之也

孟子曰妾有召師名賢之禮而可往見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

古千乘之國以友上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

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君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

已說於上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萬章

萬章下

問招虞人當何用也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

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註旌首者者

以大夫之招招

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

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

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

禮也

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効君子守死善

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

非與

侯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

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

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

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

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

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總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

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

圭附庸之君執黃婦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質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

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

為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

萬章下

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為多聞又為其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為其

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况諸侯可召而見之手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

之也繆公至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公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

子思遂愠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云女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

子是為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交友也以有德論之則子事我為子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為友是則千乘

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為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况諸侯於今可召賢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

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冠庶人以旃

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夫以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

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而應之哉而况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

豈敢往而應之哉而况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

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言，令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推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也。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即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所守以義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註：實執維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註：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旟，扞羽為旌，鄭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扞羽皆五采擊之於旂，旌之上，所謂註旌於首是也。○註：詩小雅至善道也。○正

萬章下

義曰：此許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註云：如砥，貢賦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勸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註：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目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在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亦文也。云：沮溺耦耕，接輿狎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註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狎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曰為疇匹也。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女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

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

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內

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者讀

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柳又當論其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

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云無友不加已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

欵齊宣王問鄉孟子曰王何鄉之問也王問何鄉也王

曰鄉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鄉有異姓之鄉

萬章

孟子曰鄉不同貴戚之鄉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鄉謂有德命為王鄉也王曰請問貴戚之

鄉問貴戚之鄉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鄉反覆諫君若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貴者王勃然變

乎色王聞此言愾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

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

請問異姓之鄉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鄉如何也曰君有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鄉諫君不從王而待旅遂不聽之則去而

之他疏齊宣至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鄉是齊王

問孟子為鄉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鄉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鄉也王曰鄉不同乎宣王見孟子以為問何鄉故

問之曰然是鄉有不同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鄉有異而

姓之鄉孟子又答之曰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鄉親族之

卿有異姓有貴之卿也。三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王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又荅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為殷湯與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有是而告齊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孫奭疏

趙氏註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

微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疏

正義曰此篇首論告子言性。所以次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為考之道。其本在性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

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蘊。其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楚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特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奔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

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假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特也，得人弃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反求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莫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二十章言毅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人，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註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它經傳未詳，甚人云，論語子罕言合蓋，論語第九第首云也，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棬也，以人性為仁。

義猶以杞柳為柎棬，猶以杞柳之木為柎棬也。杞柳柎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

告子上

而以為柎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棬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我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柎棬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柎棬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賊杞柳而以為柎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嘆辭也。○正義曰：此章言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柎棬，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柎棬也。以人之性為其仁義之道，若以杞柳之木為之柎棬也。杞柳少楊也，柎素樸也，棬

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柳可以樅而作棬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為柎棬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

然後為之柎棬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為之柎棬，是亦

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率天下之人而殘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格。棧以杞柳為之也。○註杞柳，柅柳，至素，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少楊也。柅，柅也。柅，屈木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

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紫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

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

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上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

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也。頽，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頽，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正義曰：此章言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疏：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直，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孟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紫迴之水也。湍，圜也。紫迴之勢也。紫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紫迴之

之水，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外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乃利慾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註：湍者，圜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賴水也。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紫迴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紫迴之勢，湍湍然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孟子曰：生之謂性。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曰然告子曰然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以爲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曰然告子曰然誠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告子曰然

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疏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爲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

子以爲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爲誠如是也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與

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

然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曰又如是則犬狗之

告子上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夫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爲不同者告子不知但其麓者也知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入也甘食悅色者人思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

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

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也見於外者也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

義義子將謂敬老者為有義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

也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也曰者秦人之多

無以異於耆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

多亦有外歟孟子曰耆矣同第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矣同美

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矣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

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

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

告子上

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

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又闢

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同無異也長馬之

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歛不歛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歛長馬之長者無歛是則長者有彼長之者在

我而義自長之老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弟

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愛內也敬

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外也曰耆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耆吾多至亦有外

歟孟子又以秦人之多而排之曰好秦人之多無以異於好吾之多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矣亦有外歟且孟子

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

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
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性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多與
吾之多雖不同而嗜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
者也云多實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多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子亦以

為義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季子曰曰敬兄

當敬酌則誰先

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

曰先酌鄉人

公都子曰當先

鄉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

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

孟子

公都子無以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告子上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

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敬在鄉人

孟子使

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庸位

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

也

隨敬所在而公都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

敬之猶飲食從人所疏

孟季至是亦在外也○正義曰此

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

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為

義外故問孟季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公都子答之曰所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為內

也鄉人長於自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人有長

於己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己之兄

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楚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子。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主位，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子由孟子教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有在外者也。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心然也。猶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在我，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即下卷所謂季任為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曰：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

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

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

性善勝情情則從之考經云此衰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

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從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

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從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告子上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詩大

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疏公都子曰至懿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有慝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人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攻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為子以紂為死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性善勝情情則從之考經云此衰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也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從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從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告子上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故好是懿德

故好是懿德

故好是懿德

故好是懿德

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大之罪也且
 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
 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
 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
 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善者乎而
 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
 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
 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
 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
 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
 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
 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
 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
 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衆
 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熟其常善故如是美德而已所
 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
 孔子嘗亦云為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悅必有則
 民之秉彝故如是懿德也然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

告子上

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
 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言之於
 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
 者豈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
 其彝是謂才也如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也○註紂與微子
 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殷帝
 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
 是知有兄弟之親矣○註大雅蒸民之詩
 ○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

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

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

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

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他有肥磽雨露之養

人事之不齊也

齊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

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獲我知其不為蕢

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

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

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

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

告子上

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

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目故曰口之於

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

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性皆同也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疏孟子

曰至哉口○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頽至猶縞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子弟多好善賴善也凶荒之年凡人子弟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耰鋤之其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淳淳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全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草屨者我知其人不能為之費也費草器也其所以為屨皆相似者以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曰之於食味人有同嗜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也如使人口於味其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何以嗜其味皆從易牙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嗜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為知聲之妙者是天下之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是無目之人也故曰人口之於味

告子上

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惟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如縞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天命之謂性是性命本乎天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理乎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人能有其性命而不失也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為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有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註麴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麴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麴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磽說文云磽石地名也○註易牙為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註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左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註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枝蕪之篇文也註云都也

之美好者狂狂人其日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狂觀子都反往觀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性曰芻穀

養曰養○正義曰說文云牛

馬曰芻犬豕曰養是其解也

今世所傳注疏會本莫善於予所藏宋余氏萬卷堂刊本此書則永祿天三間從宋槧明修本傳鈔者原本即既氏校勘記所謂宋十行本是也已亥三月彥復氏識是書卷首有安太史平林清門之統學等數印乃知係安部氏旧叔也是月十有五日校書子彥復甫又訛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告子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父

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

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

木也旦且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乎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

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且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言不遠也

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

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且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

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不嘗有善木性此非人之情也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

謂與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夫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告上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

疏

孟子曰牛山至之謂與

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正義曰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牽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殘之以

也雖為斧斤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蘗生焉奈何萌芽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

無草木以為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木常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人之所

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

斤牛羊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且之氣尚未有利欲涓之則氣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且之氣則其且晝之所為利欲存以梏亡之矣平且則未至於晝且晝所以為日之中矣人於平且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終

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有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月
 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
 蘖生焉而美固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
 且晝所為利欲以桔之者焉桔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
 得為猶桔之制手也桔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且之
 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桔而亡之則其違
 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者而
 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
 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而為者但利欲從而桔亡之矣
 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
 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且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是
 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且晝所為而
 桔亡之是失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反引孔子云
 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
 所向之鄉性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
 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註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
 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
 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

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

告子上

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月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

有萌焉何哉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

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德有萌芽生也今夫弈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枝

也雖小枝不專心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

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授弓繳而射

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入惟終所善而聽之其一入志欲射鴻鵠故不

然也

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
 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章言齊為小教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
 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
 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如一日溫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
 之是以未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若然於我見之亦少矣
 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諂諛齊王者至多矣然而我
 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知之何哉孟子言之以此者
 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言時人無或乎王
 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
 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
 齊王以為善也一日暴之喻孟子一人輔之齊王也十日寒
 之喻姦佞臣之衆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衆
 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弈秋但為
 枝數雖小枝如不專一其心致其篤志則亦不得精也是故
 齊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弈者也使秋誨其二人齊
 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
 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思接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弈
 秋然亦不若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
 告子上

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弈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為
 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以引為比
 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則孰不與王為善
 乎素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為姦臣之所諛佞所
 以如有鴻鵠將至思接弓繳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
 遂不為善矣然則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
 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
 以既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怒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
 而不能聽從為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已而以鴻鵠喻姦佞其
 一以為有鴻鵠思接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
 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註弈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
 業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為博也
 說文云作薄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為曾作薄圍棊謂
 之弈說文弈從升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
 殺故謂之圍棊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註有人名利
 善弈○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
 而聽之則弈敗望洞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弈也有鴻鵠
 過齊孤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

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

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為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告子上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一簞食一豆

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呼尔咄咄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躡也以足踐躡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也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為身死而不為今為宮室

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者不
得單食

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

疏

孟子曰魚至
失其本心正

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單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為味我之所欲者也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為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熊蹯所以喻義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首志士不忘在溝壑有 myself 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舍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為我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避辟也如令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告上

而行之也令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為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皆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不苟為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噉尔叱咄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尔踐躅而與之雖乞丐之賤人且以為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責辨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己身不能獨食之也己不能獨食則為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回日不得單食豆羹則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耳註然蹯○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胾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駘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註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

夫晏子云已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

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

以求疏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

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

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

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

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獲然而學

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孟子

義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

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

秦楚為指之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

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

事疏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

也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

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

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

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

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耻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

夫晏子云已

在梁惠篇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夫晏子云已

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相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

疏

也。○正義

曰。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己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忖之而已。故以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

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所以考

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考其善否皆

在己之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

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良賤則

告子上

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今

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檟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

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櫟梓皆木名。檟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

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

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也。疏。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章言養其行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

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
 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
 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為
 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順其大體則為大人從
 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寸之
 膚者則心在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
 謂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
 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
 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
 心由人所趨向如何耳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於已取之而
 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
 有小亦有大於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
 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
 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
 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
 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
 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
 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戒者以利慾為
 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
 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檟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檟山樹
 告上

也檟棘小酸棗也梧櫟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
 之才也是賤才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
 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為狼疾藉亂而
 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
 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為其養小而失
 去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
 遍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註檟棘為
 桐梓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櫟山樹又云檟棘也檟棘小酸
 棗也是所以云
 案此為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

為小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

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

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父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

疏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

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入者也或有

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者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答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

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入也或從

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問之曰既皆是入故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之何曰耳目之如官

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已

失則是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

告子上

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

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是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

其亦主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為利慾之所

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

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終亦心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疏孟子至

得入爵棄天終亦心亡而已矣

正義曰此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

者至終亦亡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也
 老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有所謂天爵也
 自公卿大夫者有所謂人爵也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
 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
 以為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
 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
 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用市
 利乞墻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
 如此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
 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誡之

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

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

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
 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
 人人之所自有也者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
 他人不能賤之也

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令開

告子上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

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梁矣膏梁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疏孟子曰至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梁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此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其已者但不思之耳凡人

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

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

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

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是為

晉卿然入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

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駭

邪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

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是也亦所謂德

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

之膏梁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梁為加膳則膏梁味

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梁則以仁義為膏梁令聞廣

譽之名聲既施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繡裳

為顯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
 今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特
 不特見而善之又有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令善令善
 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
 特近者美喻之而遠者又有以美譽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
 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
 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
 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

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

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疏 孟子至已矣
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為不仁

告子上

勝仁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
 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
 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
 以羊易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
 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
 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蕪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蕪稗稗之草甚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
 疏 正義曰此

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蕪稗是勝是以為仁以
 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道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
 不勝蕪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
 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
 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
 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
 說於前矣云美稗者即木中之莖草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
 學者亦必志於彀羿古之善射者彀張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

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
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疏 孟子

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為
仁學不為仁猶是不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為善

射者其教人射必志在於好教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

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

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

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

誨人亦必求之於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

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

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

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

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

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註羿古之攻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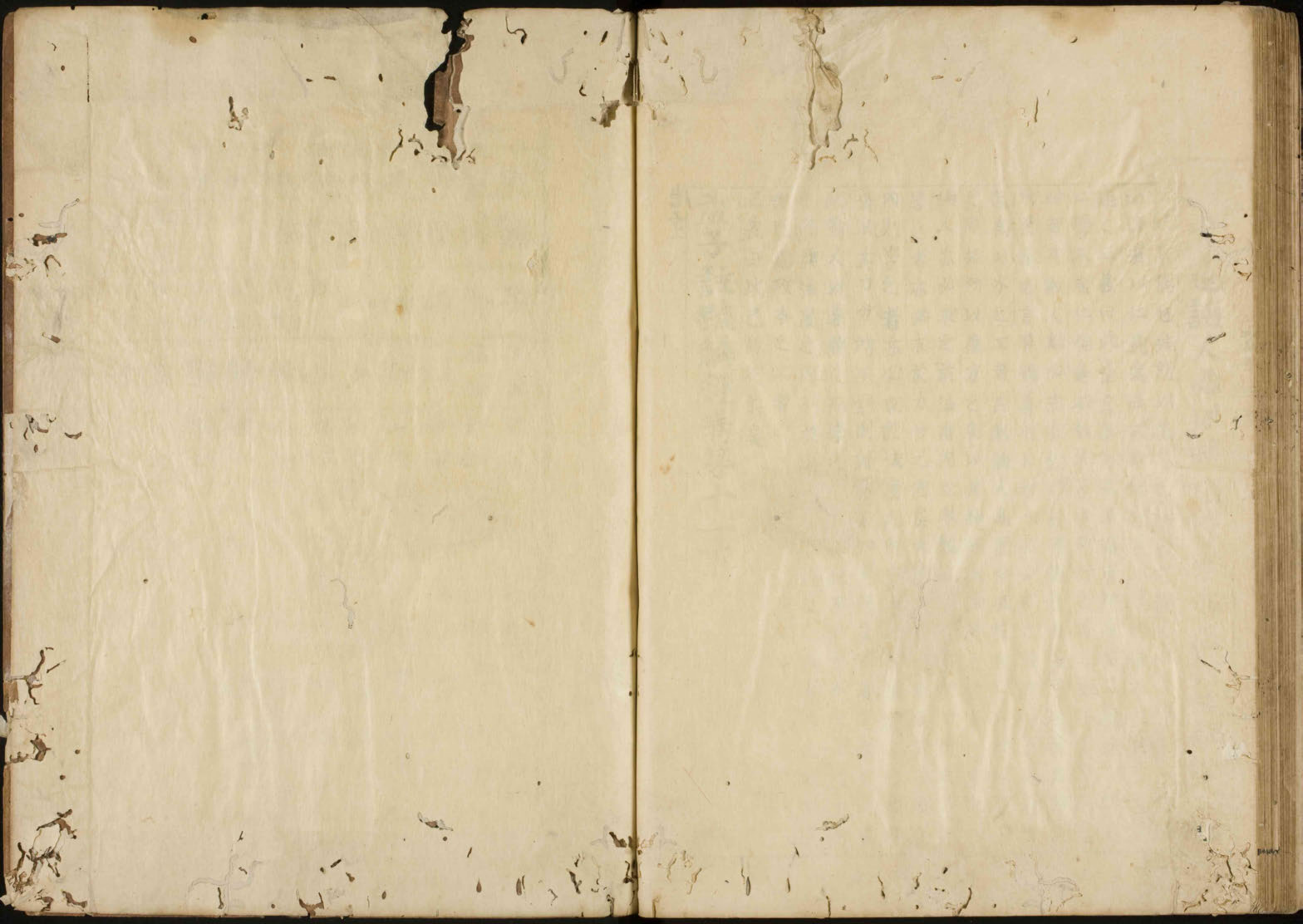
與匠為攻木之工者○

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黃帝子之學子肉





以入其心不志于真

篇之必指有二曾子曰其簡也皆燈令人

以子曰恐言令色難矣二

勉可大如也二基立而

不謂其末二自也吾子欲本末

篇一

必恭聊致二於其上皆少也

黜凡本已上昔言孝悌之人

有昔其為人也二恭錄而致二

不亦吾乎乎二不敏吾于不顯

邀衣來不亦樂乎二門曰朋

論皆以二却學無類業所以二廣

于也二曰却善二自必却善

110X
168
3